

邝健行 著



诗赋合论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赋合论稿/邝健行编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4

ISBN 7-80643-116-0

I. 诗... II. 邝...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
国—文集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174 号

诗赋合论稿

著 作 者 邝健行

责任编辑 周 骋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0.75

印 数 1—1500 册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116-0/I·37

定 价 19.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本书选录近年写的论文十五篇,二十来万字,大多数在学刊上发表过,内容集中讨论诗和赋,故名。

诗赋的范围十分广,我其实只在诗赋大草原中一个小角落尝试探索。具体说来,主要包括杜甫开元年间的作品和行事、中韩两国诗说诗作交流和关系、唐代及以后的律赋和文赋三方面。我觉得这三方面很有可以着力的空间,不妨检察和开拓,尤其是后二者。杜甫早年种种,看似有了定说,实则定说是否尽惬人意,还可考虑。中韩两国历史上文化交往频密。就诗歌层面说,韩人资料中不少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很有帮助,但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仍未充分使用。说到赋作,学者研究重心多放在汉赋和六朝赋,这不能说错。只是唐代及以后,占传世赋篇总数达百分之六七的律赋,以及若干数量的文赋,到底是存在的历史事实,探研者竟然寥寥,则又不免轩轻过甚了。个人以为,站在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律赋和文赋还是不宜过分弃置的。

研究学术的人,总想自己的文字言之有物,另具新

见。十五篇拙文虽明知不是这样,企盼却仍旧不免。不过有没有丝毫可取,还是因为追新求异而反趋僻颇谬误,自己不敢肯定。只希望读者作公正判断,并加指正和批评。是为序。

邝健行

二〇〇一年十月

目 录

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1)
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查、论析和推断	(11)
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 ...	(37)
谈杜甫论李白诗和杜甫与李白间“割切”及“疏旷”的 对待关系	(50)
《本事诗》中李白论诗一段文字可信性的考察	(70)
晏殊诗与西昆体	(85)
晚清黄、谭、夏三家“以耶入诗”作品补释及探论	(97)
唐代律赋与律	(115)
初唐题下限韵律赋形式的观察及引论	(134)
唐代律赋用韵叙论	(178)
论文赋之“文”与文赋名篇苏轼前、后《赤壁赋》	(199)
韩国《破闲集》、《补闲集》、《栎翁稗说》引中国诗歌及 诗话文字述论	(217)
韩人李晬光《芝峰类说》解杜诸条析评	(245)

《韩国诗话丛编》中明代诗歌散佚资料述论	(294)
韩国汉城大学所藏《东诗丛话》简介及其论中国人诗 作与诗评析说	(315)

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近世学者理解杜甫《壮游》中“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两句时，一般不采用古人的看法。古代诸家年谱传记，大抵以为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734—737)间杜甫到长安(即所谓“赴京兆”)考进士试，结果落第。近世流行的说法则是：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杜甫在东都洛阳福唐观考进士试，然而失败了。持新说的人自然从各方面论证。他们还举出一条古人不曾注意但是很有份量的资料：《太平广记》卷222引《定命录》记崔圆考试时拜武职的文字：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

这里有三点可以考虑：一、开元二十三年是否真的在洛阳而不是在长安考进士？二、崔圆在福唐观考的是不是进士试？三、试场为什么设在道观，合不合理？这三点要是肯定的解答，近世流行的说法会益见可信。

关于第一点，《旧唐书》卷8《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二年正月，玄宗幸东都洛阳，直至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回长安。在他停留洛阳

两年多的时间内,“百司扈从”^[1]。然则当时掌贡举的官员也当在其列,这便使得开元二十三年有在东都洛阳举行进士试的可能。事实上进士考试,开元年间确有在洛阳举行的。虽然《唐摭言》卷1《两都贡举条》说过:

(代宗)永泰元年(765),始置两都贡举……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776)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但这不表示永泰元年以前洛阳没有举行进士试的时候。《唐摭言》所载,指东西两都同时考试之举始于永泰元年^[2],不是指在洛阳单独举行的也从永泰元年开始。个别学者紧执《唐摭言》的资料去怀疑开元二十三年洛阳进士试的可能性,似乎尚可商榷。仍据《旧唐书·玄宗纪》探论: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至十五年(727)十二月,玄宗在东都洛阳,而十四年(726)的进士试便是在洛阳考的。这一年储光羲中第^[3]。近人陈铁民氏撰《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4],文中列举五证,说明储光羲在洛阳考试;很有说服力。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事:开元十五年杂文试题为《积翠宫甘露颂》^[5]。按积翠宫在洛阳神都苑内^[6],考试如果不在洛阳举行,没有理由以洛阳的宫殿苑囿名称命题的。可见单独在洛阳考进士,早有先例;开元二十三年玄宗既在洛阳,便在洛阳考试,不能说不合常情。

关于第二点: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下诏,要求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知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一人^[7],崔圆就是本年应“智谋将帅科”的^[8]。这里应该注意:“智谋将帅科”是制举科,不是进士科。是年正月下诏,待得各级官吏察举和应举者最后到达朝廷考试,当中要经过一个时段,以便办理各项行政手续和安排行程,自属必然。这个时段一般有多长呢?且选录《登科记考》中所引几段资料

看一看：

一、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曰：“……其内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泽间有学业精博，蔚为儒首，文词雅丽，通于政术，为众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长官精加访择，具以奏闻。”

八月甲申，亲试文词雅丽举人。^[9]

二、天宝元年正月……诏曰：“……其前资官及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武艺绝伦者，委所在官长，具名以荐。”九月庚申，御花萼楼试文武举人。

十月，应文词秀逸举人崔明允等二十人，儒学博通刘恧等八人，军谋越众令狐朝等七人并科目，各依资授官。^[10]

三、天宝十三载二月乙亥，御兴庆殿受徽号。礼毕，大赦天下。制曰：“其博通坟典，洞晓玄经，清白著闻，词藻宏丽，军谋出众，武艺绝伦者，任于所在自举，仍委郡县长官精加詮择，必取才实相副者奏闻。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11]

四、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参谋）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天宝十三载“军谋出众科”及第人“胡□”条下）。^[12]

就上面引文看，由天子下诏到举人齐集考试，中间要经过八九个月^[13]。第四条资料最是具体：朝廷下诏到地方官推荐需时三四个月，官吏推荐到举人齐集考试需时五六个月。有时还得把阅卷

放榜约一个月计算在内。我们知道,唐代进士考试一般在每年正二月间举行,就是所谓“春榜”。证据很多,随意举三几条如下:

一、《旧唐书》卷15《宪宗纪》:“元和……十一年二月……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赐绯鱼袋、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又《因话录》卷2《商部上》:“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放榜。”可知李逢吉在二月甚或稍前已完成考试甄录事宜,所以中第进士都视他为座师。姚合本年中举^[14]。文集中《寄陕府内兄郭冏端公》诗:“相府执文柄,念其心专精。薄艺不退辱,特列为门生。”便是明证。

二、钱徽在穆宗长庆元年(821)知贡举,不称职,被贬^[15]。《唐摭言》卷14《主司失意》条载钱徽于二月十七日放榜。

三、许浑中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16]。其《及第后春情》诗:“世间得意最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细摇柳脸牵长带,慢撼桃株舞碎红。也从吹幌惊残梦,何处飘香别故丛。犹以西都名利客,今年一月始相逢。”咏诗意,是年一月考试及放榜^[17]。

回到崔圆的事情上。细阅《太平广记》中文字,崔圆在福唐观考试之际,敕文颁下,拜官武职,可见是应武举以后才“干河南府充乡贡进士”的。《登科记考》中崔圆中开元二十三年“智谋将帅科”,此事应无可疑;因为这一年正月朝廷下诏求“知勇堪将帅之选”,见诸史籍。只是这样一来,崔圆应武举得官,起码是这年七八月或以后的事,过了进士试日期半年以上了。我们不能设想崔圆在朝廷下诏以后,同一个月份内应考授官,同时还来得及参加进士试。换句话说,崔圆如果能够参加开元二十三年春天进士试,他的“智谋将帅科”一定要在开元二十二年考才行。“智谋将帅科”如果在二十三年考,他的进士试非要等到二十四年不可。还可以这样补充考虑:崔圆二十三年要是真个考中“智谋将帅科”,据惯例当年秋冬之际他已授官,不应该迟到第二年春天考进士时的。所以要把崔

圆的两种考试放在同一年,并且制科居前的话,无论如何说不通。

进一步观察,《定命录》载崔圆“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既云“河南府”,则这回考试应视为府试为合。唐代士子要经过三个阶段考试才能中进士,县试,州、府试,中央吏部或礼部试。州、府试都在秋天举行,即唐人诗文中常见提及的“秋试”或“秋赋”,时间通常在八、九月间,然后举子在十月、十一月间齐集京师^[18]。这当中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根据州、府距离京师路程远近的不同,州、府在不影响举子如期到京的原则下,可能会早些或晚些考试^[19]。崔圆应河南府考试,河南府府治在洛阳^[20],所以他在洛阳考试。洛阳西到长安八百五十里,距离不远,两地间交通方便,洛阳府试等到九月举行,完全有可能。只有这样,崔圆才能在同一年内考两回试,并且制科考试和授官能够居前。这就是说:倘使把崔圆的考试看成府试而不是中央级的吏部试,《太平广记》的文字便畅顺可解。

况且从行文的习惯说,作者意中指的大抵也是府试。崔圆最初“欲举进士于县”,这是说他想首先应第一阶段的县试。后来通过了,于是写他考府试。循阶而进,文意自然。如果最初写第一阶段的县试,随即跳到第三阶段的中央试,便不是正常的运意行文方式。好比讲一个人念完小学以后,再讲他念中学,十分的自然;如果讲他念完小学,便转到大学去,难免稍觉特别了。

关于第三点,唐代在洛阳考进士,试场设在什么地方?历史资料记载得好像不如记载长安的考试地点那样比较明确。长安的考试地点,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在“皇城以内,与一般的民居隔开”的尚书省前面的礼部南院(也称贡院)^[21]。尽管这样,洛阳试场所在,还是可以考其大概的。兹据《登科记考》录武后、玄宗朝几条跟洛阳考试地点有关的资料:

一、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雒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武后垂拱四年“张说”条下引《大唐新语》）

二、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武后载初元年引《通鉴》）

三、帝御雒城门试文章（原注：按“文章”或即文藻宏丽科），及第二十人。考功、户部郎中苏晋，刑部员外郎席怀，侍御史陈希烈于化城院考。（玄宗开元十年引《记纂渊海》）

四、七月癸巳，上御雒城南门楼，亲试岳牧举人及东封献赋颂人。（开元十四年引《册府元龟》）

五、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

九月庚辰，帝御雒城南门，亲试沈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玄宗开元十五年同引《册府元龟》）

另外孙逖《送张补阙归邗序》云：“余射策于洛城南门者，有年数矣。”^[22]

引文中的洛城殿及雒城南门楼，在洛阳宫城西南角^[23]，二者相连通。徐松谓“又南雒城殿，则达雒城南门”。宫城之南是皇城，为政府机关所在。皇城西北为上阳宫，引文中的化城院在上阳宫内^[24]。上阳宫南临雒水。雒城门应该就是雒城南门。至引文中“就中”一词，即“在省中”之意。然则武后和玄宗考制科举人或贡举进士，都在雒水以北的宫城皇城之内，与民居隔绝，不曾转到宫省以外去的。到了后世，试场就是在皇城以外，也是紧贴着皇城。《太平广记》卷179引《乾骰子》载阎济美于代宗大历七年在洛阳考进士：

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

……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

这一年考试时间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算是少有。至于考试及放榜地点,则在皇城端门外的雒水桥上^[25];但说到底还是靠近皇城的。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下结论:正常情况下,两都考试地点,都在皇城政府机关所在之处。至于《定命录》载崔圆的考试在福唐观举行,与常规不合,未免可疑。按福唐观在洛阳雒水以南的崇业坊,离皇城比较远。渡过雒水,向南走经过旌业、修业二坊才抵达^[26]。时当清平之世,国无大故,中央政府的抡才大典,为什么不依常例,竟改在远离宫省的福唐观举行?事实上整个唐代都不曾用过寺观作为吏部礼部考进士试试场,玄宗二十三年何以偏偏例外?这是不容易解释得通的。不过如果转个方向考虑,说福唐观考的是河南府试,场地问题便可以解释得通了。

唐代的州、府试是地方性考试,不能用中央部门的场所,不言而喻。州府考试地点,文献也未见有非在当地学校或特定场所不可的记载;那么地方官根据具体情况定出考试场所,未尝不可。譬如令狐楚在华州主考时,因为“特加置五场”,一般人都不敢考,只有卢弘正一人请试。由于人数少,令狐楚安排卢弘正在帐里考(所谓“公命供帐”)^[27]。然则河南府把试场设在福唐观中,不能说绝无可能。再说河南府廨在宣范坊,和福唐观所在的崇业坊斜角相接^[28]。府尹在距离办公不远的地方找试场,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央级考试已是如此,次一级的考试不必例外。

崔圆在考试中途接敕拜将,好像有点儿戏。不过要是知道这只是府试,问题便易理解。唐代中央级考试,用后世的眼光看,已经相当的宽松^[29];说到府试,更见随便了。兹先引两段文字: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人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乃改为《渥洼马赋》(《唐语林》卷3《品藻》)

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其年莫有至者……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公命日试一场。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唐摭言》卷2《争解元》)。

这里可以看出:甲、府试题目可随时改易;乙、府试场数和考试时间可以据主考的意见作不同安排;丙、应考者不必同一时间考试;丁、旁人可以“纵观”。这就是比较随便。如此说来,朝廷在考试时下敕拜将,似乎还是可以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崔圆考过“智谋将帅科”以后,还能考府试吗?答曰:应该可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智谋将帅科”是制科,应考者不限资格,不要求前此经过怎样特定的测试,直接报名便可。制科跟进士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不相妨碍。崔圆本来已经通过县试,在知道制科结果前考进士科的府试,未见有文献记载以为不行。唐人考中进士以后再考制科甚至几科制科的大不乏人,就是考过进士以后再考明经试的也有例子^[30],这说明唐代本来就允许举人跨项或跨系统考试的。

崔圆虽然做过大官,毕竟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早年的考试和出身过程,也许不必深究。不过如果要引用他的事迹去讲杜甫生平,事情便不一样。不弄清他考试的实际情况,也许会影响杜甫研究的结果的。

注释

- [1] 《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载玄宗以霖雨害稼，将幸东都，问计于耀卿。耀卿回答中有“大驾东巡，百司扈从”之语。
- [2] 徐松《登科记考》卷3武后“永昌元年(689)”下：“进士神都(即洛阳)六人，西京二人。”徐氏加按语曰：“《摭言》以两都贡举始于永泰元年者误。”(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 《登科记考》卷7。
- [4] 载《文史》第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登科记考》卷7引《词学指南》。
- [6]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神都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 《册府元龟》卷640《贡举部二·条制第二》。
- [8] 《唐会要》卷76《制举科》。又《登科记考》卷8“开元二十三年”条下。
- [9] 《登科记考》卷8“开元二十六年”条。
- [10] 《登科记考》卷9“天宝元年”条。
- [11] 《登科记考》卷9“天宝十三载”条。
- [12] 此则原出《太平广记》卷169引《定命录·李峤》。
- [13] 开元十五年制科属例外。是年二月，“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但是这回应试的都是在京师附近任职的小官(所谓“畿尉”“卫佐”)，玄宗很不满意，除了一名应举人以下等放选外，“余悉罢之”，所以这回制科过程所需的时间不能作准(见《登科记考》卷7“开元十五年”条)。
- [14] 《姚少监集》中有《赠任士曹》诗：“宪皇十一祀，共得春闱书。”
- [15] 《旧唐书》卷16《穆宗纪》。
- [16] 《唐才子传》卷7《许浑》则。
- [17] 实则考试有早及春前者。权德舆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凡三岁掌贡士。”(《旧唐书》卷148本传)有一年他写了《贡院对雪以绝句代八行奉寄崔阁老》诗，有句云：“寓宿春闱岁欲除。”可证。
-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唐代进士考试偶尔也在冬季

……进士试的一般时间则是在正二月间,尤其以正月居多数。”

- [18] 《唐摭言》卷1《统序科第》谓全国举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新唐书·选举志》作“每岁仲冬(十一月),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二者月份稍异。
- [19] 《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三章《乡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2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1] 《唐代科举与文学》95—97页。
- [22] 《全唐文》卷313。孙逖,开元二年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及第,开元二十三年知贡举。
- [23] 《唐两京城坊考》卷5《宫城》。
- [24] 同注[23]《上阳宫》。
- [25] 同注[23]《雒渠》。
- [26] 《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次北崇业坊》条,又参阅书中所附“东都外郭城图”。
- [27] 《唐摭言》卷2《争解元》节。
- [28] 同注[26]。
- [29] 可参阅《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四章第六节以下。
- [30] 譬如贾至于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天宝十载又明经擢第,徐松说他“此以进士又应明经也”(《登科记考》卷9“天宝十载”条)。

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 再审察、论析和推断

杜甫集中提及杜甫参加朝廷考试的资料有几处，兹据《仇注》本先后列出：

一、(甲)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乙)主上顷见徵，欬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二、(甲)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郢洗。

(乙)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覬薄才伸。破胆遭前政，险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卷二《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三、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卷十四《莫相疑行》)

四、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卷十六《壮游》)

五、臣甫言：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